

“时间永远不够用,尤其是对一位有着各种角色的女性,而我们从未放弃。”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2021.3.7
 星期日
 责编:潘玮倩
 美编:陈柏林
 校对:姚毅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李家馨:我追求厚重大气的民族精神

我是一位女油画家,女性画家比男画家要付出更多艰辛,但无论艺术道路多么艰难,我是因为热爱而不懈努力坚持。因为热爱,我在艺术行走的艰苦中也有很多快乐。

中国的油画确立于本民族的审美价值体系,并在几代画家的努力下,历经种种艰难与困苦,在华夏土地上生根、发芽和曲折成长,逐渐形成具中华民族气派的油画。油画的民族化问题一直是艺术家探索的课题。中国的文明、传统的文化精神揉进西方

的表现形式,而化为中国的艺术形式画种,创造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独特油画语言。从艺术的角度看,中国油画最重要的特色是民族精神。人们与艺术交流的机会日益频繁化、日常化、生活化。艺术家不能粗制滥造、急功近利,要表现深刻情感,表现祖国和社会的前进,关心社会民生以及生存环境,不能一味追求名利。

我喜欢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她那深邃浑厚的艺术气质,深沉大气,表现人性的深度和力度,对我影响很大。我还受雕塑家穆希娜和油画家雅勃隆斯卡娅的影响。我很喜欢我国杰出女画家何香凝和周思聪等的作品。我在画风上更加追求精炼大气、沧桑浑厚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现实主义绘画及表现深沉浑厚的内在气质。

我也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民族的大气、民族气派、民族性的东西,为追求一种深沉大气,挖掘内涵深度,追求深刻思想及人性的深层体现而不断努力。追求这种风格,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and 实践。我在不断探索绘画西藏的人物、风景、风情等题材的创作,为提高作品的艺术深度而努力。女画家,往往比一般男性画家或许更有恒久忍耐的勇气和毅力,因为女画家同时还担负着母亲、家庭的责任。其实作为女画家,我和很多人会坚定自己的艺术道路,每天更多考虑艺术创作的提高,艺术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希望使自己的作品更有艺术的高度、深度、厚度、力度,一步一个脚印攀登艺术山峰。



■李家馨
 我的父亲母亲
 油画
 125×125cm

广东女作家、资深媒体人 邓燕婷:乌尔苏拉的隐忍

春节期间的某天,晚饭后喂狗时,门外有人喊。灯光暗淡,走近了才发现是美女画家汪凌。她住 62 街,煮下米饭满手蒜味出来溜个达,顺道来看看我。

有时我活得就像一条鱼,迷迷糊糊的,在阿默兹海里,记忆还不到 7 秒。第 6 节颈椎压迫着我,看不到自己掉下的发丝,还把蛾子看成是落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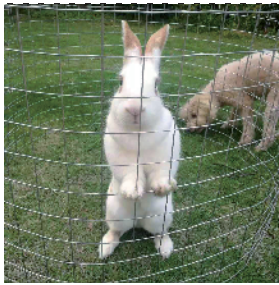
当为视力减退感到懊恼时,我就会想起《百年孤独》的乌尔苏拉。为了掩饰自己变瞎,她记住所有东西的位置、颜色、距离和轮廓,靠声音和触觉去感知外界。即使漆黑一片,她仍能穿针引线。的确是女性隐忍于世的非凡典范。

这位百年家族里最孤独最长寿的普通妇女持家有道,从随丈夫拓荒建家,到第 6 代的出生才油尽灯枯,安静离世。她毕生都在维系家族血脉的延续

与发展,实干而又浪漫;和工人一起把房子刷成白色,打造漂亮的秋海棠长廊……战争的残酷、生存的压力、家事的繁琐和各种狗血际遇最终也未能磨灭她对生活的热爱与豁达。

在漫长的岁月里,她润物无声又坚如磐石,是照着丈夫、儿女和孙子们的那座屹立的灯塔。丈夫不靠谱瞎折腾,拦不住被他败尽家财后,身材娇小的乌尔苏拉不得不一边带孩子一边赚钱养家;成荫后,她鞭打暴戾的孙子;她招待儿子的死敌,相反,拒绝为官不仁的儿子进门。她爱家族里的所有人,一生操劳,敢爱敢恨。当这位支撑整个家族的老祖母死后,百年家族也迅速衰竭了。

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一晚,我和汪凌站在小石桥上,聊起当代女性的共同处境和精神突围。她是知名艺术家同



■玫瑰社的兔子朵拉,她的“围脖”和笼子。

时也是一位大学老师,除了教学和艺术创作外,她还要教儿子和做家务。“儿子马上中考,我有点焦虑,有时也觉得人生虚无……”她也有睡眠障碍,她吃的是思诺思,我吃的是艾司唑仑。

时间永远不够用,尤其是对一位有着各种角色的女性,而我们又从未能放弃。

街角闪现的烟花照见院子里的大白兔朵拉和她的围脖——雌兔脖子特有的一大圈绒毛,是为着生产时咬下来给小宝宝们做窝预备的。由此可见,无论人还是动物,所有担负着繁衍后代的第二性,上帝都考虑到了她们的特性。在这一点上,妇女从来都是最伟大的。

摄影师、策展人 爱美丽:聚散终有时

化冲击、信息爆发的年代中,被遗漏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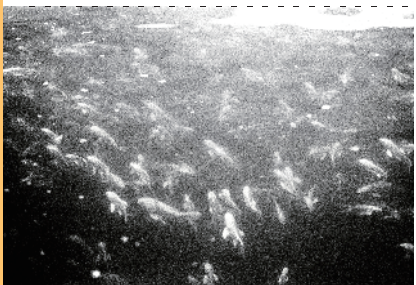
通过自己偏爱的元素,例如鱼、树木、石头、风雪等,我留下自我和物像之间产生的微妙之情,把能引起“非自主记忆”的力量注入作品中。我希望摄影是超越记忆的存在,是物之照应,灵魂之栖居,是在纯粹视觉影像中的通感。

独自旅行拍摄,是我最享受的事。最近的一次,是 2019 年的春节,我一个人来到北海道的旭川,一个安静小巧的城市。那日有冰雪祭,有庙会一样的活动,还有烟花。夜里下起了大雪,为了御寒,我吃了一大碗炒面,然后和异国的陌生人像帝企鹅取暖般挤在一起,等烟花。那一刻我突然很放松,感受不到来

自人类社会的一点点压力——也许人都喜欢群落,害怕孤独,甚至有不少人一生受着这种恐惧的煎熬,却不曾想到有时独处也是一种自在。

疫情期间,守在方寸中的日子竟然也过得飞快,这将醒未醒的恶梦,还在继续,沉淀中我更坚定要做一个纯粹的自己,专心修行;音乐、美术、文学、历史、几何……一旦爱上某个领域,就像有了永生相伴的朋友,任何时候的寻找都有对话,任何时候的脆弱都有陪伴。不断发现其中美妙,无需表白,无需有用,日久生情,也就有了相同美好的气质。

聚散终有时,愿女性朋友们能像一尾金鱼,在水中悠然自得。活在自由和未知里,就是最大的幸福。



■爱美丽 漫游 2019 年作 中国 广州

我接触艺术,是从一根手指头开始的。四岁时我指着电视上一位挥汗如雨的钢琴演奏家,回头跟妈妈说要学,从此就开始学钢琴和竖琴。到后来才开始画画、设计和拍照。

生活中,我总在寻找时间与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生活质感。它们是躲在暗处的,悄然无声,模糊不清,作家谷崎润一郎谓之“阴翳”与“风雅”,它来自微小的日常,不经意的角落,是文



■默莉 早春二月 136×69cm